

按

遼

疏

稿

按遼疏稿序

直指武昌熊公按遼之三年旣有  
南畿衡文之

命屆行乃哀其所指陳遼事疏議凡  
六卷梓之以行以示不肖龍曰其  
爲我序之余謝不敏蓋余甲午  
申之間嘗填撫於遼云迄今且二

十年往矣然而遼之敝則日甚  
日也大率數年以來狂虜吮其血  
稅璫敲其骨貪將捶其臍遼之遺  
民奄奄氣盡所不瀆於死者一綫  
耳其瀆於死而卒得以不死則熊  
公救之也公之言曰今之遼極敝  
矣如大病之人風邪外侵精神內

槁腸胃脈絡皆枯竭而無餘所不  
絕者絲髮之氣息耳所爲治之法  
宜外護其風邪內養其元神澤其  
榮衛實其腠理一切勞形獎精之  
事勿以擾之夫然後生氣可復而  
生理可全也故其爲遠大率以平  
養生息爲主以捍衛保護爲用其

大者如厚河東之兵防以折奴舍  
方張之勢如就河西之欵議以爲  
拱曾旣渙之心如法懦將之逗遛  
以作其敢戰之氣如懲貪將之科  
索以息其剝軍之心如脩亭障至  
一百餘座如築邊牆至六百餘里  
如積穀至二十八萬餘石所費皆

以巨萬計皆取諸贖錢而用之毫不  
不以干公帑也又其大者遼之積  
弊在搗虜巢我之搗巢出其不意  
竊其級以冒爵賞虜亦挾其積恨  
數深入以肆報復我之搗也所殺  
幾何虜不可勝誅也虜之入也盡  
其地之所有子女牛馬粟帛席卷

而去尺寸無遺我之出也以一而  
虜之入也嘗至三五大入則大利  
小入則小利至三五入而內地遂  
成甌脫矣公爲盡稽四十年來搗  
虜與虜報復之數以

聞曰願後之人以搗巢爲戒無圖近  
利而貽實禍也此又拔本塞源室

患存人之第一義也至其他如棄  
邊地如沒官帑則又據實糾陳無  
所回隱凡皆人所不能言與不肯  
言者余嘗謂擔天下之大事者在  
有卓識有定力有雄文三者缺一  
不可公於事能卽始而見終其評  
人能望表以知裏如公輸督墨而

尺寸不失也如秦鏡在懸而鬚眉必照也是謂有天下之卓識公舉事計定而卽行之謀定而卽成之如高山在峙不可撼也如流水赴壑不可遏也是謂有天下之定力公論事必悉其原委論人必模其形似其談事之委曲令人心開意

爽無復遺恨其道人之疾苦令人  
涕下沾襟不能仰視如雲霞之變  
幻而無端也如風雨之驟至而不  
可跡也是謂天下之雄文三者有  
一於斯亦足以稱雄於天下而公  
能兼備而各極其至故宜其猷爲  
擅九邊而製作妙天下也公行矣

遼人無計能留公矣然其芳規懿  
矩具在地方其格言至論具在簡  
策後之人當必有繼公之志而終  
公之績者卽謂遼得公而再造可  
也且公聲名在世間清譽在

廟堂不久當登華躋臘晉入九列三  
事之班以持衡宇內而造福九有

又豈但區區一遼實受其賜已哉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少保兵部尚  
書前協理京營戎政奉

勅總理河道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巡  
撫四川遼東地方提督山東河南  
學校長垣李化龍撰

按遼疏稿目錄

卷之一

差官通夷疏

查叅馬價疏

除報羨餘疏

邊道擇人疏

查叅開原失事疏

請併營伍疏

重海防疏

糾劾將領疏

論哈流免捷功疏

卷之二

勘覆地界疏、

請免商稅疏

論遼左危急疏

寧前道給由疏

酌東西情勢疏

論捷功異同疏

查叅大勝堡失事疏

議留賢將疏

兌寺馬疏

議增河東兵馬疏

卷之三

增科額疏

開原道給由疏

議留新舊道臣疏

議屯田修邊疏

申明款議疏

駁兵科疏

議留開原道候代疏

催王總兵赴任疏

議覆增兵事宜疏

辭勘邊事疏

亟處貪將疏

催勘疆事疏

備述各將首辯文詳四駁兵科疏

卷之四

請蠲免疏

查錄理學名臣疏

五駁兵科疏

閱視疏

修邊舉劾疏

劾自在州疏

福建夷疏

查叅長定堡失事疏

六駁兵科疏

七  
兵科摺帖附

留撫鎮疏

催巡撫上任疏

舊撫鎮侵沒邊儲疏

卷之五

酌議撫賞疏

推舉邊道疏

常平倉積穀疏

縱虜內地圍獵疏

請告疏

中協副將患病疏

論援兵疏

再請撫賞疏

再論修屯疏

請停修屯辯撫院疏

再請告疏

復將領冠帶疏

考選軍政疏

卷之六

奏繖新餉疏

營驛窮軍受害疏

謹叙東夷歸疆起貢疏

再報常平倉積穀疏

覆哈流兔捷功疏

舉兵備疏

舉有司疏

舉首領疏

舉教職疏

舉遷謫疏

舉將領疏

舉將材疏

舉廢閑疏

舉援兵疏

沿途流亡疏

按遼疏稿卷之一

差官通夷疏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臣熊廷弼謹

題爲差官批劄甚明，輔臣飾詞益遁謹據事直陳。以杜強辯事先，是科臣彭惟城參論輔臣李廷機罪狀內有私通建夷一款，後復單疏摘糾之。而引李惟葵對臣之言以爲據，臣意原官原劄具在，情真事確，廷機於此更復何言。惟有悔罪。

引咎靜聽

皇上之處分而已及臣初九日至山海關接邸報見  
廷機辯云止差本官領咨前赴遼東巡撫衙門  
會同總兵官商議宣諭奴酋並無徑往夷境字  
面爲不說謊噫何其呶呶強辯截取劄內詞語  
以欺

皇上而益甚其謊也臣請爲

皇上明言之臣奉

命徃按遼東地方事體應得諮問因惟蔡曾奉廷機  
差徃建州必悉彼中情形故延而問之而因及

所以差遣之故惟葵答云葵卑官也應否題  
請是否擅往葵皆不知止知奉部批劄親詣奴兒哈  
赤營寨宣諭方敢前去今批廻雖繳劄付見存  
科臣不知而以葵通夷爲可斬是冤葵也臣復  
問劄付何以不繳答云此護身符也性命所繫  
何敢繳還及臣忙

都門衆鄉宦郊送惟葵對衆復投一楓爲辯明差  
遣事內云禮部給葵批劄領卒前去遼東巡撫  
衙門會同總兵官選差通官同詣奴兒哈赤等

營寨商議宣諭又云職司女直委差不敢不往  
印劄若無往建夷字樣葵焉敢往等情據此則  
劄稱同往奴兒哈赤營寨宣諭字而非徑往夷  
境字面乎所稱印劄若無往建夷字樣葵焉敢  
往非廷機擅遣而誰遣乎廷機自知擅遣通夷  
之罪爲不可贖故抹此差往奴兒哈赤營寨宣  
諭一段而止云差往遼東以欺

皇上如此而曰臣不說謊誰爲說謊者乎至云議裁  
車價稍示節制而遏其再增有

中國之體甦貧民之困似亦未爲不是者乃其始終不肯認錯而必釐然自以爲是可嗤抑又甚矣臣自通州以至出關凡官吏接見者無不感首疾額以車價爲苦牛馬頭役所至數十百人跪道乞命至擁轅而不能進莫不哀訴往年每車雖費十餘兩大抵飯食貨物虛擡之數今自李閣老疏中說定十五兩夷人知之務要實銀開發足色足數不肯短少分釐徃年車價外常例大鞭布不過折銀一二錢所與者不過一二

夷目其衆夷小鞭布不過折銀七八分耳今大  
鞭布要銀四五錢小鞭布二三錢不論頭目衆  
夷一槩橫索往年夷人尚聽解官約束今反爲  
所制動輒誓言我本不肯進

貢你內邊許我銀子要我進

貢如何又不與我任意踐踩驛卒而解官坐視不  
敢言喘往年折馬錢到手便安然隨車前去今  
折馬之外仍復騎馬又仍於中途吊餓車牛釘  
磨馬脊百般勒抑人畜被傷者不記其數往年

海西夷人恭順不敢生事今見建夷騎橫得利亦比例需索倍踰舊規往年海建貢者共計不過數百人零星到驛零星打發已不勝苦今多至一千五百人業已三倍又不肯陸續前來每起動至三四百人用車三四十輛牛百數十隻馬三四百匹前起未去後起又來逼奏一時無從措辦只得暫見鬻女沽價催赴之擇前去以免撻辱哭泣之聲達於四境臣屏聽之淚如雨下嗟乎此卽延饑所以示節制過再增之明效

大驗也惜其未及親見此等光景耳倘親見之  
未有不追悔無及愧恨欲死者而且自云不忍  
小民爲夷人魚肉爲媚於庶人非媚爵也其將  
誰欺哉推廷機差官之意其初豈不欲蘇驛卒  
省程費臣忍謂其遂有他腸獨其執拗不通果  
敢而窒專任胸臆而不顧事體之可行與否以  
至長鴻臚之傲損

中國之威重負卒之困貽長久之憂卽廷機亦不  
圖其遺害殃民一至此也旣已至此猶不悔罪

引咎而必自執以爲是臣不能爲廷機解矣臣嘗私論廷機心術伎倆或不似賡故兩疏劾賡而不及廷機一語乃印劄明白共見之事尚且轉換支吾以欺

皇上則凡可以欺

皇上者何所不至其奸僞何必出賡下而臣亦何敢終嘿不言成廷機之謠而聽其曉曉無休時也

伏惟

聖明電斷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緣係差官批劄甚

明輔臣飾詞益遁謹據事直陳以杜強辯事理  
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董文明親齎謹

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月十二日

奉

聖旨

查叅馬價疏

題爲馬價捏數

奏報情弊顯然謹據揭叅駁併

請查叅以正虛冒之罪事臣奉

命按遼一切兵馬錢糧係臣職掌臣未出

都門卽聞該鎮馬價半指撫賞侵費捏數完銷人

言噴噴未知的不道至廣寧會驛即候伏撫臣

趙楫親投一摺爲遼鎮年例馬價銀兩事內稱

已任內自萬曆二十七年起至三十五年止部

發年例通共銀一百五萬三千兩除支銷外其未用銀二十五萬三千九百五十餘兩見在收賊臣竊藉其能爲地方樽節財用而以向者所聞爲未必然及將原揭逐年逐款細加磨勘中間情弊種種虛冒殆有不能爲楫解者除二十八九年混同作數難以稽查及分守海蓋寧前開原四道再行清查外謹將分巡一道自三十年起至三十五年止收放數目一一查駁爲皇上言之揭稱三十年部發年例一十一萬九百一

十餘兩內分巡道分領銀八萬五千四百餘兩  
放給廣寧正兵錦義右屯鎮武正安等營堡驛  
買完馬四千九百三十一匹用過前銀訖似矣  
至三十一年揭稱年例一十一萬七千八百七  
十五兩內分巡道分領銀七萬七千九百三十  
餘兩放給正兵錦義右屯鎮武正安等營堡買  
完馬四千七百一十四匹用過前銀訖臣據此  
查上年所買馬數比本年止多二百一十餘匹  
而開銷銀數則多過七千四百七十餘兩臣不

能爲楫解也然其數未甚懸絕猶可言也三十  
二年揭稱分巡道分領銀八萬一千七百五兩  
放給廣寧正安正兵等營堡驛買完馬四千七  
百六十匹用過銀六萬四千二百三十八兩七  
錢五分臣據此查三十年所買馬數比本年止  
多一百七十一匹而開銷銀數則多過二萬一  
千一百六十餘兩三十一年所買馬數比本年  
尚少四十六匹而開銷銀數反多過一萬三千  
七百餘兩又不能爲楫解也三十三年揭稱分

巡道分領銀八萬一千七百五兩放給廣寧正  
兵正安等營堡驛買完馬三千七百三十四匹用  
過銀六萬四千二百三十八兩七錢五分臣據  
此查本年所買馬數比三十二年少一千三十  
匹而開銷銀數則與上年分毫相同又不能爲  
楫解也三十四年揭冊分巡道分領銀八萬一  
千七百五兩放給正兵正安等營堡買完馬三  
千六百九十七匹用過銀六萬四千二百三十  
八兩七錢五分臣據此查本年所買馬數比三

十二年少一千六十三匹比三十三年少三十三匹而支銷銀數則與前二年分毫俱同又不能爲楫解也三十五年揭稱分巡道分領銀八萬一百三十兩放給廣寧正兵等營哨堡買完馬驃三千六百六十四用過銀六萬四千二百三十八兩七錢五分臣據此查本年所買馬驃數比三十二年少一千一百五十四匹比三十三年少一百二十四匹比三十四年少九十一匹而支銷銀數則與前三年分毫俱同又不能爲

楫解也。且相馬估值自十二二兩，遞至二十兩，不等數目增減，原無一定。卽以數匹之值合之，其數已不能相一。今查自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馬數參差或千計或百計或數十計而開銷銀數則俱稱六萬四千二百三十八兩七錢五分，分釐不差也不審是何神術能使其數較若畫一如此又不能爲楫解也。該部歲發年例，一十一萬七千八百餘兩，原爲全邊通融給散，非專爲廣寧一道而發也。今每年分巡道必分領。

八萬一千七百餘兩而分守寧前開原海蓋四道所共領者僅僅四分之一說者曰廣寧所屬馬驃多於別道耳及查冊籍廣寧一道馬驃不過一萬九千有餘而合計分守寧前開原海蓋四道所屬馬驃不下三萬三千匹殆一倍於廣寧矣而分發獨如此其少何也且以買補之數比而計之三十年分巡道買補四千九百三十一匹而分守四道則共止一千三百七十三匹三十一年分巡道買補四千七百一十四匹而

分守四道則共止二千二百六十六匹、三十二年分巡道買補四千七百六十四匹、而分守四道則共止一千八百四十一匹、三十三年分巡道買補三千七百三十五匹、而分守四道則共止一千二百五十四匹、十四年分巡道買補三千六百九十七匹、而分守四道則共止一千六百五十三匹、三十五年分巡道買補三千六百六匹、而分守四道則共止一千四十四匹、豈四道之馬盡長生、而該道之馬獨善死耶、又不能爲楫

解也說者又曰每馬一匹內扣子銀數兩充爲撫賞以故俵買不堪易於倒損耳及揭查分守四道所開馬價少者十二二兩多不過十四五兩而分巡道所開馬價計算約十七八兩似又未嘗多扣子銀者豈價愈高者而斃愈速耶又不能爲楫解也說者又曰廣寧市大而用繁撫賞之費皆取給於馬價故開銷不得不多耳夫寧開各道不皆有市賞乎如寧前當一面之虜甚爲撫賞所窘每年分領年例多不過萬兩少

則數千兩猶能就中膳那勉爲措處內不失馬務外不啓戎心非另有撫夷銀兩也今廣寧亦當一面之虜如三十二三等年除買馬開銷外又另開銷銀一萬七千四百六十餘兩給買撫夷貨物矣此於買馬數內毫不相涉者則因扣子銀馬易倒損之說廣寧又不得藉之以爲詞矣使四道而盡如此每年所領平例尚不足抵買貨物之一半其爭的馬耶況撫查廣寧道二十七八九年給買撫夷貨物共用過銀一萬三

千六百餘兩是歲止銀四千五百餘兩也乃三十二三年用至一萬七千四百餘兩三十四年用至一萬三百餘兩三十五年又減至八千五百餘兩夫虜固無厭矣第其講賞增賞逐年逐次亦自有漸未有忽焉而加至萬餘忽焉而減至數千者也又不能爲楫解也夫廣寧馬匹非有加於各道也買補價值非有扣留子銀如各道之多也虜各處其一面其求索撫賞又非廉於各道而貪於廣寧也通計九年年例分巡一

道獨領六十九萬五千餘兩而剩餘見在者不過一萬四千有餘分守四道共止領三十五萬七千餘兩而剩餘見在者反多至二十一萬八千有餘抑何其霄壤懸絕若此其甚也向非四道苦心節省不審輯亦何所藉手

奏報以塗人耳目爲者且分領數目又何以獨多於廣寧而少於各道也其以爲此銀而槩發之於各道則市賞在彼開銷在彼動用不便於文移隔別又難於意授吾唯付之廣寧則廣庫

猶吾私儲監庫官猶吾司籥而該道同居一城  
狎處習見顏情稔熟聲氣串聯可以朝夕恣吾  
所取而無不如意者是以有所給發而監庫必  
爲之扣留羨餘有所動支而該道必爲之覘數  
完繳上下通同日久弊熟有無多寡任情喝報  
而孰意處處罅隙節節破綻留此一段以待臣  
之摘發豈非利令智昏而天奪之鑒耶臣查會  
典載

國初遼東馬四十萬匹極爲蕃庶故設苑馬行太

僕二寺以經紀之其後歲久政弛生息虧耗以  
至今日至累該部歲發年例銀兩以佐其急已  
非長策矣藉令當事者潔已奉公選擇清謹委  
官務買中式貨物與夷貿易夷既愛吾之貨必  
肯多作價而利息自饒我亦自恃其貨則棟買  
由我而馬多精壯豈不市馬撫賞一舉兩得補  
偏救敝猶可支持而無患奈朝廷爲之也惟則  
是聞肥已媚人肆行侵費質貨物而好萬私扣  
二千則子銀未及充賞而先已充養給馬戶而

稱兌必除秤頭則市口之價未交而市心先饜委官因而效尤復從中尅減而所買之貨竟濫惡而不堪馬戶得以藉口亦就裏侵漁而所換之馬盡老弱而無用及其發之營路驗之而不收唯恐得罪驗而收之則今日收一匹而明日死此月收一匹而來月死一軍之馬歲數更以爲常一軍之餉歲賠椿而不足馬既以倒損之衆而營伍日覺其空虛價復以買補之多而錢糧愈加其匱缺夫如是軍安得不疲馬安得不

拆遼鎮安得不壞而三面之虜安得不睥睨而  
狂逞興言及此楫之罪可勝數哉夫撫臣專治  
一鎮內調衆情外拊諸虜軍興浩繁費所難免  
自應恣其出入而不問臣豈敢律之以塞素要  
於張設布置各有云爲總期濟事未聞有攬之  
以入已而因之以壞邊如楫之所爲者況時當  
紓乏一分一文愛惜宜加

明例森嚴沿海沿邊千繫不直既已投揭到臣覺察  
其弊而猶容隱不亦以負

皇上之任使而自溺其職掌臣之所不敢也伏乞聖明嚴行查勘如果僕欺情真照例議處以爲邊撫虛冒者之戒廣寧分巡道按察使郝大猷才華議論非不可觀而人品操持實多可議臣姑置不論第就此馬價一節經營將及三年呈報又出其手不知而朦朧混造已干失察之條知之而苟同作奸應與本罪同論況分領既以屬已是謂有司者存而侵用豈得由人自取故縱之咎且不惟容之弗阻也而又爲之暗暗開銷不

惟匿之不舉也而又爲之明明

奏繳平日既以阿承而陷人於不義臨時復爲虛  
況而罔

上以行私苟非染指之亦深安肯倒身而不顧此一  
臣者似應先行降調俟查勘之後併前任經手  
各官有無通同侵欺情弊不妨再行議處者也  
至於

國家市馬一節非徒藉此以欵戎心其實亦欲以  
我無用易彼有用使彼野無留良而我旣皆上

馳明於款夷之中而默寓損夷之術其意亦甚  
微矣自馬價侵費貨物濫惡買馬各役又皆圖  
賤牟利專買一等老病瘦弱之物以希塘塞而  
精壯肥者牽至市口反皆退回而不受昨該  
鎮道將旨言之臣頗駭異噫此等事體祇以自  
欺自損而取笑於夷狄耳尤乞

勅下該部轉行督撫衙門以後發到馬價務要選委  
得人買貨中式揀易好馬足備戰陣之用而無  
失開市之初意其分發各道銀兩亦要酌量馬

匹之盈縮地方之緩急撫賞之多寡通融散給而無俾有此饒彼瘠之歎臣又查得上次閱冊止有分守海蓋寧前開原四道將馬價收支數目造入八事款內而分巡一道獨無此項顯是畏臣衙門查出情弊故此隱漏不敢送閱且此等錢糧既經該部逐年題發亦應逐年完繳方得清楚似此年久數多何弊不生何奸不作除遇閏視年分該道造冊務照四道事體盡數送查外該衙門仍於每年年終分別管收除在造

冊

奏繳併報部查庶錢糧不致冒破而馬政有賴矣  
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馬價規數

奏報情弊顯然謹據揭叅駁併

請查覈以正虛冒之罪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  
差承差劉可繼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

奉

聖旨馬價關係邊儲這所奏該部便看了來說該兵  
部覆奉

聖旨是

除報羨餘疏

題爲扣餉消兵邊防大壞懇乞

聖明嚴勅計臣吸除報羨敝規以補軍額以存孤鎮事臣聞爲邊設軍爲軍設餉今夷虜縱橫戎行单敝所患者獨無軍耳未有有軍而故懸缺不補以爲留餉之地者獨無餉耳未有有餉而故扣留作羨不爲補軍之用者有之自遼鎮餉司始臣自入遼境所至城堡營哨軍疲馬羸無不失額始半者軍民控訴咸謂自報羨餘以來

原額軍馬每有勾募呈送餉司餉司必以三十一年經制爲辭一槩不補因此逃者益衆軍額益虧及查三十一年經制爲誰所定則前餉司王之都而三十一年支放數目則王愛任內事也噫愛之數目曾是以爲經制乎愛以正項爲羨餘假存剩爲節省希圖保薦獵進官階遂長扣剋之風而貽邊陲之害至今論者無不恨愛爲作俑之都不爲釐正顧反準其數目以爲經制且又不會院道公同酌議第據該年十二月

見支糧料軍馬爲數彼時各城堡營哨幸而補  
完收入額內其將領中軍等官關草偷安不卽  
報補者一切置之額外甚至以三十二三四等  
年曾經下手餉司收補食糧者二千餘名亦徑  
自截落不爲收入夫爲是經制者又何其草草  
也豈謂不限以經制而羨餘無定數不準愛以  
爲經制而羨餘不得取盈於數乎不知該鎮餉  
銀原無所謂羨餘也京運銀兩如數出入稱兌  
苟平安所得羨軍馬糧料計口計日數適相當

又安所得羨卽原料糧料或稍贏餘然查本鎮自萬曆十四年以後陸續題增兵馬等項歲該糧料不下七萬兩未嘗以增添取給於部發也俱於舊餉逃故銀內通融支給而原題本鎮商稅公費等銀歸之稅監兩次增派標鹽旋開旋止卽此勉強湊處尚不能以原料之稍餘應新增之不足而每歲通融數萬之外一官三載復報羨餘二十餘萬則何術而致此將謂臨放之扣還而歲不過得銀三數千金將謂本色之多

搭而歲不過省銀千餘金非天降非地出然則不於軍之逃故馬之倒失是取而誰取哉自經制一定拘之以額而不得多補限之以年而不得前補軍利於不補而得免勾呼則相率而逃官利於不補而得扣糧料則惟恐不逃操此術也以往必使該鎮軍馬盡歸於逃故該鎮糧餉盡入於羨餘而後已顧如遼何哉遼為

京師東控倭北扼虜置軍非爲遼也無遼則

京師不支無軍則遼不支補軍非爲存遼也臣試

以遼之形勢利害與該部計之他鎮有邊有腹  
遼則夾山海而緣處其一涯如弓背然腹徑不  
過數十里而邊長且二千三百餘里該部以爲  
兵少可支乎他鎮皆一面對虜而遼不但三面  
對虜自舊遼陽失後虜挿入而巢穴其中竟分  
遼爲兩斷河西却縮於西南河東贅懸於東北  
又各以三面對虜矣該部以爲兵少可支乎他  
鎮有邊牆遼獨與虜接壤而處出入無時無峻  
嶺重關以爲限隔該部以爲兵少可支乎由是

觀之即使十里一營五里一堡猶不足以守禦  
即使額軍十一萬額馬七萬餘匹一一無缺猶  
不足以充擺邊之用而矧曰不補乎自軍一不  
補而我益弱虜益肆索地則予地散參價則與  
參價挾撫賞則添撫賞搶男婦生育則委以男  
婦生畜歲所奉虜之費與所扣之美餘臣又試  
與該部計算孰多孰少平而又有何損所取以資

敵國斷

京師之左臂以爲

君父心腹憂此何等利害而該部尚得扣餉不顧乎  
該部不過曰該鎮陸續增兵未嘗不補見支糧  
者八萬有奇雖不及原額而律以十九年之經  
制未嘗多減也不知新增之數爲地方皆緩今  
衝昔夷今險者而設自與額軍地方各不相貸  
非謂增彼而遂可減此也新舊合算雖得八萬  
而卽論原額軍減十三馬減十五以

國初之强盛值胡運之衰殘夫豈無見而濫設若  
是者該部必欲去兵於營伍彫零虜衆強盛之

日臣之所未曉也該部又不過日逃故銀兩已  
聽新增通融支給若復補軍餉且不繼而不知  
所報羨餘原在通融外也以缺軍之餉補缺額  
之軍不必分外議增煩部另處而必拘拘焉留  
報羨餘臣之所未曉也該部又不過日羨由餉  
司自報本部非有所取必也所報之羨近已存  
爲該鎮之用未嘗扣留京運以短歲額也不知  
經制定而羨額亦定賞格定而罰格亦定雖有  
賢者心非報羨不得不約於經制而有羨心耻

王愛之賞不得不以無羨之故而懼罰誰敢於  
經制之外動支收補以自取咎京運雖未扣留  
而實則陰指存剩愆期不發卽如今年年例該  
銀五十二萬餘兩歲且暮矣尚欠三十六七萬  
而去年年例尚欠二三萬無扣留之名而有其  
實計屈於理財而借此一法以緩年例之給偷  
眉睫之安又臣之所未曉也臣嘗見諸臣論及  
該部錢糧者該部不駕言各邊增餉太多則藉  
口兵部不汰冗濫今遼鎮逐年所增糧料俱於

本鎮通融奏給不以增餉累部矣只此不補逃  
故一法將全鎮軍馬消磨殆盡不待兵部沙汰  
矣以一歲言之既通融六七萬以啓餉司苛求  
之端以三歲言之復報羨二十餘萬以斷軍馬  
收補之路卽自二十九年起至三十四年止六  
年之閒總計通融羨餘二項已爲該部賸剩六  
七十萬不爲不多矣斯亦遼鎮剥削至極而該  
部意欲屬厭之時也必由其道而不變二三年  
後遼豈復有軍而

國家豈復有遼哉無遼而該部之罪又可勝贖哉  
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亟去羨餘敝規以後考覈司官但查任內收支數目有無清楚以定優劣不當以報羨爲賢不報爲否苟能收軍足額軍與餉兩無虧缺者卽註上考其或踵襲故套仍報羨餘收補留難致虧軍額者下考考之該部毋執成心有所容庇除見在餉司任內存剩銀兩自十五年以後已經臣移手本查卽收軍開糧毋踵

前非以貽邊患外其該鎮逃倒軍馬聽督撫各道備查各城堡營哨原額若干新增若干卽今逃倒若干斟酌緩急定爲多寡極衝邊堡量與增加呈補到部卽收毋拘遠年近額所補軍馬糧料第適合於京運數目不必別議增添仍於原題餉內如商稅公費歸之稅監者還之餉部標鹽仍舊開派照三十二年事例聽商人在京納銀解赴遼鎮如以事體有礙難行該部作何議處補給其遇閏加添及各項不敷銀兩應

該部發者隨年例併發主客年例正項多方經  
理務以時轉運不至愆期則餉司無俟苛求餉  
不加益而兵自日充是補軍以存遼存遼以存  
京師今日第一議也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扣餉消兵邊防大壞懇乞

聖明嚴勅計臣亟除報羨敝規以補軍額以存孤鎮  
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王好謙親

齋謹題請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該戶部覆奉

聖旨是

邊道擇人疏

題爲衝邊道臣得人爲亟乞

勅吏部選擇賢能以重安攘之寄事臣惟遼東所以  
外禦虜衆內護

神京者惟此二三道臣是賴而分巡駐劄廣寧與撫  
臣共鎮一切軍馬錢糧更情丘饑無小無大無  
不朝夕計議而參酌之得其人則用兵有成而  
遼與其利不得其人則相率俱敗而遼受其害  
其關係爲尤重苟非有憂

國奉公之念牧民馭衆之才而其識又沉卓其執持又堅定而不亂者未有能勝其任者也往者撫臣趙楫以昏悖主張於上道臣郝大猷以庸劣唯諾於下一股冥行如狂如醉所以節節錯謬事事弄壞如奴僕之挾盟也楫使吳希漢往會而謝守道力沮之大猷則爲楫作說客假查邊爲名親至邊陽勤令放行而軟血一盟

國體爲之永辱宰臣之永賞也楫使于守志誘殺而石兵道方持之大猷則爲楫作贊書奉忌牌

行事親至開原舍已芸人而事機一洩虜恨從此益深楫欲以馬價送人而大猷則指稱買馬不難以四千金爲一紙之案楫欲以撫賞賂虜而大猷則任其虛冒不難歲增萬金爲常獻之規至於地界一節業已

命臣往勘而大猷奉楫私遣會同遼陽開原兩道欲先定一基趾藉非兩道不肯遁行由大猷又忙忙東出矣呼東則東呼西則西甘以其身作牛馬走而不惜夫夫也以邊儲轉邊道由寧前調

廣寧固吏部向所推爲邊才者也而行逕若此  
一廝隸徒役之人當之矣邊才曷足貴哉邇來  
該部通不留意人才念惜邊方徒知爲人擇地  
而不知以人苦地徒知舊衙門之體面當顧而  
不知邊方之要害可虞卽如會推巡撫時大猷  
姓名出自袖中列之单上非臺臣卽時駁去今  
且高牙大纛而儼然開府其貽害於遼又不知  
爲何如者大猷已因馬價爲臣所劾豈屑再汗  
臣筆特略舉一二以見邊才之作用如此擢用

邊才之効驗如彼邊臣旣不肯爲

陛下慎固封守徒以疆場僥倖而該部又不肯爲陛下選用賢能輕付重地於不肖人之手而壞

陛下之邊事以至彫殘破碎有如今日者非獨邊臣過亦該部過也今軍馬消耗者亟應整頓錢糧蠹蝕者亟應清理軍民逃困者亟應拊恤夷虜驕悍者亟應駕馭將吏剝削者亟應彈壓必得如臣所前稱其人者與撫鎮同心商量協力幹辦方於地方有濟伏乞

勅下吏部慎選各衙門有才望者推用一人以充其任仍應通行以後九邊兵備員缺一體簡選併查照先臣高拱

題准議處邊才事例預爲儲畜次第取用使臨時不致有乏人之歎抑臣又聞之越三丈之谿者金帛誘之而怯不敢動猛虎迫而過之言激勵之權罰甚于賞也

國家待邊道給由大閱俱得加陞二級居官三年當腹裏九年之任其實不爲不厚矣舊例地方

失事道臣併與其罰蓋爲其有治兵之責平時  
不能操練軍馬修整邊隘有警不能收歛人畜  
相機調度因循怠忽以致失事非謂其身不從  
行陣力不能堵截而遂可寬之無罪也近以報  
邊有礙免行罰處此誠一時補偏救弊之權然  
此例一開人皆利其有賞而無罰莫不心存僥  
倖一遇邊缺攘臂而取之而又其到手則悠  
然泰越是視竟不問軍馬錢糧爲何事虧情兵  
機爲何物玩日愒月坐待超轉任教地方失事

而與我不相干涉也誰復兢兢策勵爲

陛下了邊事者長仕途奔競之風開邊臣推卸之路  
臣竊以爲不可如第恐漏報邊事而已但使法  
令必行道臣容匿而督撫按舉之則治道臣之  
罪督撫容匿而按臣舉之則治督撫之罪按臣  
容匿而部院科道舉之則治按臣之罪夫人誰  
不愛官誰肯爲人容匿而自甘罪谴自不憂於  
漏報也臣敢以此激勵邊臣而併及之如果所  
言不謬併乞

勅下該部再加酌議使賞罰並行不悖人無苟且之心而各盡捍禦之力邊方幸甚臣愚幸甚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綠係衝邊道臣得人爲亟乞

勅吏部選擇賢能以重安攘之務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陳仲舉親齋謹題請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奉

聖旨該部知道該吏部覆奉  
聖旨是

查叅開原失事疏

題爲將領臨敵畏避縱虜大掠隱情漏報謹據實

查叅懇乞

乾斷亟正軍法以懲欺縱以謝邊氓事先是臣未出  
都門卽聞遼東開原地方自本年八月二十八日至  
九月初二等日北虜宰賽氏犯直至開原城下叅將李如楠畏縮不出致海設掠男婦生畜  
無筭逮至月餘並不見有地方塘報及該撫叅  
疏臣是以出關受代之明日卽行開原道併安

樂州查報及臣至廣寧方接舊撫臣趙楫揭帖  
止據李如楠開報人畜不過百餘疑有隱漏情  
弊臣是以復行該道嚴查盡報去後今據開原  
兵備兼管屯田山東按察司副使石九奏呈稱  
萬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蒙臣憲牌爲嚴  
查邊情事備行本道卽便親詣賊經地方嚴查  
各起進搶達賊實計若干進深長闊地里若干  
于何日時出境攻竄鋪臺關廂及虜去人畜各  
若干燒燬房屋駛去糧石各若干併該路失事

員役逐一細查明白限文到三日內詳悉揭報  
以憑施行蒙此案照先准原任開原叅將李如  
楠會稿內稱本年八月二十八日及九月初二  
日共被達賊斫射死軍徒六名官馬三匹屯寨  
男子七名虜去軍八名官馬六匹屯寨并經行  
男婦一百一十六名口馬牛驢一百三匹隻頭  
備閒姓名數日緣由過送到道已經本道先行  
稟報督撫按院訖仍行安樂州知州王家胤密  
加查訪去後續據知州王家胤查出八月二十

八日隱漏下研射死屯寨男婦十一名口虜去  
屯寨并經行男婦二百五名口馬牛騾驢一百  
四十一匹隻頭羊二十六隻攻毀屯臺三座燒  
毀穀二十二梁房十一間申報到道已該本道  
先具花名稟揭呈報外本年十一月十三日又  
蒙臣憲牌爲前事備行本道卽便查照前牌事  
理轉行安樂州將被虜人畜等項盡數登報以  
憑施行夫遇敵畏避將領之責也查勘明實該  
道之事也毋得遺漏未便等因蒙此又行據知

州王家胤復又查出八月二十八日隱漏下殺  
虜男婦五十二名口虜去馬牛驢九匹隻頭又  
據知州王家胤稟稱蒙本院當面切責卑職慌  
懼連夜馳歸多方詢訪又得前數人畜職恐猶  
有遺者他日本院另有所聞則益疑卑職之欺  
罔也蓋報數事于本州卑職匪愚匪痴肯自甘  
罪愆代爲隱匿哉獨於遇陣情形稍循故套尚  
未拈出今敢直言其當時之狀蓋虜賊二十八  
日入犯之時老營離城最遠目所未見止見三

四十騎馳騁河南四里庄接官亭等處搶掠有  
廢閑叅將曹文煥率領家丁十餘騎渡河而南  
職見人馬甚少恐賊兵圍繞而來不便於本官  
時叅將李如楠帶領兵馬在西關外樹林中劄  
營止留兩隊兵馬約三十餘騎在西南城角護  
堵城池甲職諭令如楠移趨河南爲文煥應援  
之勢如楠不肯前往甲職用箭欲射始移至河  
岸而止前賊河南搶畢撤兵而去如楠見得南  
邊連放起火三次知是鐵嶺中固應援兵到方

纔引兵而南復又數十達賊徑衝西關當有本  
州吏目廳宇識任壽父子三人及回鄉四名用  
箭抵敵未得進入又有數騎復奔曹家園門被  
家人曹達子等三名抵回俄有數十騎躍馬直  
奔北城甲職見得北城無人把守馳馬而北本  
道已預差中軍胡一中率領義兵各門防堵卑  
職仍復策馬巡城而南見城門賊逼入孔家園  
內下馬入屋將義兵萬順刀矛一隻鎗一口  
虜去甲職在城爲之捶頭頓足無能奈之何也

此等情狀皆職與闔學諸生所共見者敢有一字虛捏等情緣由并開隱漏男婦姓名及馬牛驢數目申報到道據此者得八月二十八日達賊八百餘騎從古城堡地方以辰時入以酉時出九月初二日達賊三千餘騎從慶雲關門臺以辰時入以申時出五日之內連犯二次參將李如楠名雖出兵實未見一矢相加遺賊之狂逞長驅而去也誰司師中而令若是至於通同隱匿所報之數十不及二蓋紳衿故智不敢戰

而敢隱殊可痛恨本官雖經前撫院叅題革任但失事重大恐未盡法其備守等官亦應分別究處緣由到臣復據安樂州知州王家胤申報相同據此爲照叅將領兵以扞一方義與信地人民共爲生死李如楠平時不設守備有警不行堵截致虜長驅直抵城下殺掠男婦六百餘人生畜稱是墩臺民房穀堆焚毀無數又復隱匿不報十漏其八而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至於當日臨敵畏避情狀尤爲可恨初虜衆入

捨如楠恐怖不敢出不得已爲該道所催督引  
兵出城第於近關而止不敢遠也及虜以數十  
騎南捨相去咫尺而如楠又匿於林中不敢出  
不得已爲該州所引射移兵稍南亦第至河岸  
而止不敢與虜遇也閑將曹文煥以十數家丁  
赴賊而如楠不敢援河南男啼女泣聲動天地  
而如楠不敢救虜騎數十衝西關爲字識六七  
人所拒衝曹家園爲曹達子三人所拒而如楠  
坐擁二千人以自衛終不敢一逆其顏行何畏

虜之甚一至此夫旣失之於前亦宜警備於後矣又復不誠而致有九月初二日之掠其所殺掠與二十八日同一傷慘遂使

朝廷數百年休養之赤子膏血塗於草野身產沒於虜廷兒女被汚生死永歟臣每念及此恨不卽手刃如捕以雪六百餘人之憤而舊撫趙楫者奈何以其爲李成梁之愛妾不善以歸去之人微臣在心意止據本弁輒輒私同隱聞而遂欲脫其縛手足誅耶叅照原任閫原叅將鐵嶺

衛署都指揮僉事李如楠倚勢驕橫臨敵畏縮  
間誰收歛人畜而殺虜竟以千餘問誰相機堵  
剿而加遺終無一矢退避自有常律隱漏特其  
餘情慶雲堡備禦寶承武兵馬雖弱履任雖新  
而一日業乎其官自一日難逭其責至於該道  
副使石九奏既有詰戎之司應與失事之罰近  
該臣選擇道臣一疏方議道將同罪以重責成  
豈肯食言曲爲假貸但查本官以誠信附夷撫  
鎮必欲圖處而不聽以實心治旅該將有所倚

恃而不從今日之事自有任其咎者況查勘精嚴臣牌未至之先早已多方密察盡數登報不在同罰之限似應免究若扶同隱匿如趙楫李成梁者見有地界馬價事情從重勘結此可置勿論也伏乞

乾斷痛懲邊臣之弊亟

勅兵部議覆將李如楠寶承武行臣衛門再加查勘依律從重分別究處使邊將不敢偷生畏死而邊民不致橫被殺虜則生靈幸甚疆場幸甚至

於宰酋犯捨一節始因舊撫鎮以誘處而開其  
釁端繼因李如楠以畏避而長其鴛鴦今其志  
益驕其焰益熾近復沿河住牧近我邊地而其  
謀益叵測開原蓋岌岌矣剿之則無以爲實撫  
之則無以爲名陽撫而陰剿之則彼不肯再墮  
吾術而處於不剿不撫之間思閉關以謝之則  
彼又日來擾我邊鄙恐復有二十八日事而我  
又復無關之可閉爲今之計使不商量一法以  
待之而徒因其難處姑徐徐云爾使邊民無息

肩之日臣實未見其可臣嘗伏而思之宰會狂  
逞殺我邊官掠我人日一罪未了一罪復增若  
不處此賊何以號令九夷而震

中國之威武興師問罪以彰  
天討此今日之法也我

中國所以控馭夷狄者惟此大信宰會業已輕身  
入我境內與我邊官馬上對飲傾附無疑而欲  
於杯酒間殺之卽殺一宰會而九邊之爲宰會  
者寧可盡殺必且疑撫賞爲鴉毒皆得以不信

問我而因以叛我棄信殺降漢過已先矣宰曾  
處此豈得無辭此今日之情也奴酋奸狡不測  
日以子女財物勾誘西虜以制我而圖北關所  
不卽併北關者徒以宰曾爲北關婿耳宰曾於  
奴酋有宿隙近雖受其婚好而心未嘗不恐其  
圖已也若必急宰曾以速東夷孤兎之交而孤  
北關輜車之勢異日遼患益不可支此今日之  
勢也虛以受賞爲美名以不斷

中國路爲厚寶往宰曾殺備禦後旋託北關叩關

悔罪昨該道對臣言宰酋近復託北關來說若肯與賞情願送還虜去人口此其情僞固未可知但使真情肯還人口何惜數百金不以贖數百口生靈使完故土而彰

皇上好生之德況講求在彼于體未失尚可收拾此又今日之機也法能行則加之以法情可原則寬之以情勢可慮則當權其勢機可用則當就其機臣謹略具彼中情形爲此四說以俟

廟堂之斟酌而竊附之以兩言待漢法不得不嚴不

處李如楠輩則邊將不肯用命而以縱虜爲常  
事待夷法不得不寬不緩宰爵則東西糾合益  
堅而爲邊境之深憂其言似怯懦似無能而第  
求有當於情實伏惟

聖明裁擇

勅該部而議處焉臣無任贍

天仰

聖激切待

命之至緣係將領臨敵質畏避縱虜大掠隱情漏報謹

據實查叅懇乞

乾斷亟正軍法以懲欺縱以謝邊氓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徐國輔親齋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叅奉

聖旨是

請併營伍疏

題爲併冗營設真將以肅重鎮軍威事先該臣廷  
弼照得廣寧舊止正兵左右兩翼三營中權犄  
角聲勢相連將出部推人知自愛其後改爲十  
營委用閑將盡出私門坐占軍人半爲伴役且  
以三軍之衆寄一無干之人軍視官爲贅疣官  
自視爲傳舍一旦有事無論軍士不爲將領用  
命而遵其紀律卽將領肯爲疆場出力而致其  
軀命乎況官多旣易於推諉哨繁益覺其勢分

殊非事宜相應歸係隨用本移會鎮守遼東  
總兵杜松煩爲查酌營伍作何改係軍兵作何  
分配擬議妥確前來以憑會

題去後續准總兵杜松手本回稱准此行間又准  
巡撫李都御史手本照得古者天國三軍卽  
京營十萬之師亦不過三大營而止今廣寧兵馬  
一萬有餘而分作十營此何爲者耶且各營將  
領盡用廢閑與中軍千把總至用八十二員又  
何爲者耶夫營多則分門割戶聯屬之意日衰

官冗則頭會箕歛剥削之風日熾而況廢閑之將不足以壓服人心驕悍之軍且因而劫挾其上體統不尊何以顧指而氣使耳目易亂安能禦侮而折衝蚤夜思之有不任其心寒而股慄也者備用手本移會列鎮煩將前正兵十營酌議歸併改爲二營或三營以遊擊官員統攝兵馬有無便宜希議明妥前來以憑會

題施行等因准此行據標下中軍都司僉書崔吉呈蒙本鎮信牌遵依查得廣寧正兵前鋒兵馬

先於萬曆二十五年蒙前巡撫李都御史題議分爲正兵左翼右翼三營每營軍丁三千名千總三員把總六員左右翼營俱奉

欽依見任遊擊正兵營以坐營中軍各綱攝俱隸鎮守總督主帥至二十九年蒙前撫鎮會行仍照先年舊設哨探裏外家丁選鋒火器十營將左右翼營見任遊擊裁革以廢閑將領都司十員分管并設中軍八員千總十一員把總二十二員又撥夜及廣寧左等遊兵等哨千總十員把

總十八員募兵家丁千總四員共計八十二員  
除先將選鋒前後二營兵馬題

准以見任游擊一員管領填實戚家堡兵二營閑將  
二員并哨探火器二營閑將二員中軍千把總  
八員共一十二員俱已裁革外見在營哨閑將  
中軍千把總共仍有七十員夫官既多設軍必  
多占十羊九牧之影射一柄兩持之紛紜平居  
則私役而操練不勤遇警則渙散而戰陣罔賴  
權出多門事難專責且用之閑將而官已經乎

廢棄軍未免於輕視又安望其振戎禦虜哉今  
議改併營伍誠齊衆志聯羣心肅軍紀壯兵威  
之良法美意也合無將前項見在六營并冗設  
中軍千把總量行裁減仍復正兵左翼右翼三  
營正兵營分撥見在家丁二千四百九十二名  
軍士一千四百五十名火器手一百三十名撥  
夜二百名降夷三百九十九名降倭一百二名  
共四千七百七十二名俱屬標下中軍統轄原  
委小中軍一員設千總四員把總八員管理其

左翼右翼每營分撥見在家丁二千名軍士一千名共三千名題添遊擊一員統攝并設中軍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管理仍有走差塘事守臺種田等項雜流軍士盡數查係一哨設千總一員把總一員稽查外逃故家丁一千七名勾補正兵營家丁數內軍士一千五百八十九名勾補雜流哨內請糧收操至於將官廩糧公費相應悉照先年成議查給以爲養廉之資其總鎮隨任真漢夷丁前在薊鎮食糧者八百一

十三名內給假回籍二百一十三名仍候至遼  
之日與預來見在六百名原委千總一員把總  
二員管領不在三營之內卽今歸併實爲妥便  
等因具呈到鎮據此看得正兵原設十營將官  
弁中軍千把總八十二員內除預已裁改將官  
四員中軍千把總八員不計外今見在六營廢  
閑將官六員中軍千把總六十四員人數既多  
未免賢愚混雜是以官多不惜名節任意科尅  
因循日久漸生弊端以致營伍廢弛今議歸併

仍復正兵坐營中軍一員小中軍一員千總四  
員把總八員分管見在有無馬家丁降夷降倭  
撥夜軍士四千七百七十二名左翼營遊擊一  
員中軍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分管見在有  
無馬家丁軍士三千名右翼營遊擊一員中軍  
一員千總三員把總六員分管見在有無馬家  
丁軍士三千名外雜流哨千總一員把總一員  
分管見在走差塘機守臺等項有無馬雜流軍  
士一千三百五十七名逃故家丁一千七百名俱

正兵營勾補軍士一千五百八十九名俱雜流  
哨勾補本鎮內兵千總一員把總二員不在三  
營之內再照九邊設將統兵俱奉

欽依賜

勅以專責任以重事權未有以廢閑將領委管營務  
而可行專任之事者不惟軍心不服而戰守何  
賴今擬歸係則裁黜閑將六員中軍千把總二  
十九員以免十羊九牧之擾又振三軍積弱之  
氣揆之事體尤妥卽之人情稱快至於正兵營

兵馬卽以標下坐營中軍都司僉書崔吉兼管  
仍照兩翼營事體相同合用將官二員聽兵部  
循資推用其三營

勅書

符驗旗牌照例

請給以便責成公費廩給薪紅等項悉照先年成議  
酌處等因回復到臣准此該臣會同總督葫遼  
保定等處忙務兼理糧餉經略撫按都察院右  
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王象乾巡撫遼東地方

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  
鎮守遼東總兵官署都督同知杜松議照廣寧  
兵馬先年原分七營至萬曆二十五年歸併三  
營誠爲有見乃至二十九年復分十營則又不  
止七矣近雖移二營於戚家堡而八營如故裁  
哨探火器二閑將而六將仍存體統猶未正事  
權猶未一也是可因仍苟且而憚一歸併之舉  
乎今臣等會議妥當合無將廣寧營兵查照二  
十五年事例仍併爲正兵左翼右翼三營以便

統攝其正兵營撥見在馬步家丁降夷降倭撥  
夜軍士四千七百七十二名卽以坐營中軍統  
領仍設小中軍一員千總四員把總八員分管  
其左翼右翼二營各撥見在馬步家丁軍士三  
千名以

欽依見任遊擊二員統領仍各設小中軍一員千總  
三員把總六員分管外有見任走差塘撥守臺  
等項雜流軍士馬步一千三百五十七名仍以  
雜流哨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分管至於逃故家

丁一千七名聽正兵營勾補逃故軍士一千五百八十九名聽雜流哨勾補夫營成犄角壯熊羆虎之威將用

欽除狗苟蠅營之弊而況冗員革去行伍益清廣  
鎮軍容庶幾其可觀乎再照鎮臣內兵千把總  
三員原不在三營之內聽鎮臣自行委用其各  
營小中軍千把總及雜流哨千把總俱聽臣等  
查選廉勇官委用新添遊擊二員公費廩薪等  
項亦聽臣等查照先年成議酌處支給外查得

坐營中軍崔吉原任遊擊先該兵部於萬曆三  
十四年九月內題覆降起都司僉書管遼東鎮  
守標下坐營中軍遊擊將軍事今已歷俸二年  
以上正薦六次似應量復遊擊仍管標下坐營  
中軍事與左翼右翼二營遊擊俱聽兵部議推  
請

旨簡用其三營

勅書

符驗旗牌應否照例

請給非臣等所得專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覆請  
定奪行臣等遵奉施行緣係併冗營設真將以肅重  
鎮軍威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夏  
國寶親齋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重海防疏

題爲勢帥違

禁下海擾害屬國乞

賜處分以重海防以弭島寇事今西北防虜東南  
防倭邊防海防兩者並重顧邊防之難難在虜  
而海防之難難在

中國往時

中國之難難在海上亡命而近日之難難在防  
海之官軍自

國家懲倭之詐緣海備禦在在置戍所招墾戶島  
人漁丁賈暨以至無賴惡少之輩皆得衣食於  
縣官而此輩慣走海上如平地旣習知遠夷財  
寶之饒又有器械以藉之饑糧以羸之戰艦以  
資之而又有主將之資本以爲營運出入之印  
票以爲符驗關津不敢阻有司不敢詰經年鎖  
月出沒於海島之間而爲主將者第日持籌而  
筭市舶之多寡以厚囊橐出其餘輦送長安貲  
人以爲貢緣鑽刺之具如鎮守山東防海副總

兵吳有孚鎮江遊擊吳宗道其人者臣不能不爲之痛恨也臣去年冬以勘疆事至鎮江時先已有向臣言及海兵生事者臣固習聞此弊不以爲意及臣纔入公署忽有中江商民百數十人控訴於臣者已而復有朝鮮國義州府尹韓得遠申詳於臣者在商民控訴大端謂兩年以來外洋海船裝載貨物絡繹不絕浦報

皇稅逼勒各行強栽貨物一不應承輒以兵器恐其後以致商民不得買賣稅銀無從辦納在朝鮮

申詳大端謂有等棍徒潛應麗人付貨要參侵  
虐萬端或勒賣房屋或殺散人居塘突衙門詈  
罵備至甚至易換麗服混入迤東及被獲解還  
則又覩賴擒奪蒙訴勒追必至蕩產後已等情  
到臣臣不勝駭愕當委都司嚴一魁督同吳宗  
道前往地名汪家溝查勘果獲登萊虎船三隻  
水兵捕盜魏忠等三十三人貨物約銀千餘兩  
發行者十八寄頓吳宗道衙內者十二今票三  
張皆總鎮印號硃標九月十四日皆小汛將畢

時事間何籍貫則皆以浙江人充登萊副總兵  
標下水兵爲吳有孚所差問誰押貨則伊親馬  
英爲吳有孚表弟吳宗道外孫後從宗道衙內  
拏出問船幾何則兩年陸續到鎮江旅順金復  
及海外各島者約三四十隻不等俱有孚家人  
梁貴鄭三等捕盜盧中信熊德等往來興販問  
何發貢則明以其半撒放中江及朝鮮商人取  
值而暗以其半同吳宗道所收麗人爲家丁者  
變麗服乘遼船潛往鐵山別東大張各島換買

貂參等物問誰資本則出自吳有孚而吳宗道  
則其窩頓地主也有是哉爲

陛下海防者而反海防之務壞乎夫吳有孚者故相  
朱賡之兒女親家也吳宗道則有孚之叔而賡  
之親家尊屬也賡數年來竊權弄柄引用私人  
與執政則爲執政與卿二巡撫則爲卿二巡撫  
與京堂臺省則爲京堂臺省其何有於武弁九  
邊將帥或以賄賂或以鄉里大半出其門下又  
何有於總兵遊擊而不以予親家及親家之尊

屬則吳有孚之以紈綺登壇吳宗道之以白丁  
領

勅也亦廢爵人之常事無足深怪顧獨怪吳有孚等  
亦遂恃與援而不畏

明例知有親輔而不知有

皇上盜用

皇上之兵於海上以奪

皇上之利權虧

皇上之稅課害

皇上之商民虐

皇上之屬國奸闖出入藐無忌憚一至此其極也且非徒如是而已也嘉靖時東南萬餘里被倭患者十數年其初亦起於海賈奸商交通島夷欺負番貨以起兵端而其後奸頑者嗜利貧窘者避徭賦遂相率而從之以爲嚮道於是汪五峰徐碧溪之徒皆以華人稱王海島焚劫殺掠至不忍言今之水兵故所稱奸頑嗜利而貧窘避徭賦者也約束之猶恐其肆又縱遣焉以通於

島夷而長外交內訌之弊萬一彼此構釁復起  
兵端如往時而其中有鴛然者如汪五峰者流  
習知我兵單匱乘機取利用我之器械以攻我  
因我之戰艦以乘我其舉事不更便而其爲患  
不更烈哉臣日來批閱公文見三十五年閏六  
月內一件朝鮮節制使柳旻狀稱是年閏六月  
初三日有異樣大船二隻自西洋來又二隻自  
南洋來相會一處揚帆放砲搜捉麗船而是日  
木場又有異樣大船二隻捨去麗船及裝載雜

物是月初八日又有異樣大船三隻自外洋直向戎島夜襲麗船爲朝鮮官兵所擊殺死賊十九名餘船脫走而柳旻韓效業兩節制使亦皆被傷及查衣服文書則係

中國人物又是月朝鮮國王咨稱異樣大船一隻自外洋來揚旗鳴金追趕麗船不意落淺爲麗兵所獲者十九人問之皆原籍浙江軍兵人數及查船所裝載則皆銳砲刀筅鳥槍火藥諸器與青藍布疋雜色貨物由是觀之皆嚮者捕盜

魏忠等之類也在境內則爲商賈猶以買賣爲名在境外則爲賊盜專以虜掠爲事逢船則搶遇人則殺剽劫島嶼莫敢誰何一月之間連犯數次蓋朝鮮受水兵之害亦極矣然事

中國甚謹獲其人不敢殺往往資給送還以聽處分而當事者秦越人視之或以閭省事體置不問如所稱前件者大都苟且完事而不以法一究之以故此輩益無忌憚縱橫出入唯其所往而無不獲利然則海上之禍又何可勝言哉臣

謂欲備倭患則海防必不可不嚴欲嚴海防則水兵必不可不戢欲戢水兵則防海之將必不可不重繩之以法吳有孚以姻緣得官爲臺省所論列而吳宗道起家書儻童冒將領剥削之狀單揭非一臣皆不具諭而專指此一事以伸違

禁下海之法使沿海諸將知此法之必行而吾乃不可縱軍因利以身試三尺也庶海防其少濟乎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覆

請將山東副總兵吳有孚鎮江遊擊吳宗道俱行革任內吳有孚仍行臣衙門提勘依律重究以爲勢帥貪肆者之戒仍乞

諭令該省巡撫嚴加約束防海官軍不得越擾異國引惹番釁以時出哨大汛小汛各照限準不得經年在外長爲賊盜併通行直浙閩廣沿海地方一體遵行則海防幸甚臣愚幸其緣係勢帥違

禁下海擾害屬國乞

賜處分以重海防以弭島釁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專差承差郭繼芳親齋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十七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吳有孚革了任行巡按御史提了問吳宗道  
革任聽勘永不敘用以後沿海將官再有違禁縱

放軍兵越境生事的都叅來從重擬罪

糾劾將領疏

題爲糾劾貪肆將領併議就近酌補以重緊急邊防事該臣廷弼會同巡撫遼東地方贊理軍務兼管備倭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炳照得遼左故稱雄鎮近來單敝不支皆由將官剝削軍餉軍士無食饑困流散以至於此然而將官剝削亦有其故蓋遼鎮所用將官盡出舊鎮臣門下而舊撫臣之私暱舊人亦間有之雖有智勇而苟非其門下與私暱不用也雖有部推而苟非

其門下與私暱不留也雖其門下與私暱而苟  
非有厚賄重賂時常供奉卽用焉留焉不久也  
各弁舍此一門別無進身之路而舍行賄一法  
別無入門之路不得不傾篋揭債以從之而一  
官到手又不得不剝軍扣餉以償之以此浚尅  
成風貪殘載道蓋遼左三十餘年深沉固結之  
病而近數年來其尤甚者也臣等痛知此病而  
亟欲除之先後抵任卽首按正兵營原任叅將  
龔念遂科歛之罪立追贓銀數百兩還給各軍

而臣廷弼過鎮武堡因軍士遮告亦責追該將  
領千把總等還軍賊銀數百兩一時人心警憚  
望風解綬如右屯營遊擊李繼武鎮武堡遊擊  
李如梧復州叅將吳世爵俱相繼以病乞去臣  
等私惟李繼武李如梧舊鎮臣之家僮子姪也  
貪庸卑瑣不足以自簡從事姑准放歸外其他  
幡然改過自新者臣等亦嘉與更始以觀其後  
而惟是奸險貪肆辱人跋行之流以及怙過不  
悛臃腫無爲之輩如正安堡遊擊郭濟川遼陽

副將吳希漢復州叅將吳世爵清河備禦周大  
岐清河守備郭巍然其人者可容一日而不處  
耶郭濟川以賄賂出舊鎮臣門下由鎮靜堡守  
備而鑽陞今任舊鎮臣之力也吳希漢以姻親  
出舊鎮臣門下楊昶察失事聽勘未結而營補  
協守舊鎮臣之力也吳世爵以門子從舊撫臣  
西來而見私於其長子遂以賤役淳獵叅戎舊  
撫臣之力也若周大岐於臣等嚴禁之後猶百  
計以侵牟而郭巍然自各軍告發以來竟一籌

之莫展則其怙過不悛而臃腫無爲者耳臣等謹按各官劣狀在郭濟川則一認案子軍傅千等十名每名月認銀六錢四年共銀二百八十八兩陳祿等証一占氈皮軍張得名等二十名每軍月認銀八錢歲認一百九十餘兩家人史得功收証一委官劉雲等領到軍餉每軍扣常例六分計軍八百名歲扣銀五百餘兩王士起証一占軍王六兒等二十名燒灰千餘石令本堡車輛裝送赴城蓋房車頭董豹子怨不敢言

又占軍薛三兒等二十餘人經年在家修工不赴營伍高天六証一夷人騎出魏家嶺堡官馬十匹邊外未回押令各軍賠買完訖後夷人仍賠馬十匹本官侵用楊秀豆才收証一令通事豆才築換夷牛二十餘隻每隻價止白中布五六疋不等及散與雙臺等六堡則索價銀五兩楊秀收証一將違禁鐵器弓面與軍人湯世傑等在馬市每次換馬三四十匹轉賣營利後復押換以致夷人喇馬氣等惱恨將湯世傑駕出

牆外七箇月暗行贖回本軍証一高淮陸續撤  
馬五十餘匹每匹要銀二十兩本官俵給軍士  
朱慶二等指以打點名色每匹押銀三十兩侵  
銀十兩入已寫字王先等收証一因餉銀未到  
令心腹旗牌楊世傑等每軍與七成銀三錢實  
止二錢一分及餉到日計一千名每軍多扣一  
錢九分入已王祿等証一陸續買到撫夷官牛  
三百餘隻本官以小牛抵換大牛今管家郭進  
與湯世傑等宰殺貨賣每隻約得餘利銀一兩

入已湯世傑証一馬市撫賞如夷人報箭三五  
枝輒串通事閏世勲多報六七枝希圖冒領夷  
賞侵用外又每分索夷馬一匹以致箭數較往  
年多增十倍蔣小龍張禮証一高淮回京當將  
監舍梁得才拷索東珠十餘顆金子十二兩絲  
銀一百兩仍唆令妄攀客人陳近臺驚懼當將  
紬四疋綾二疋杭紬四疋託王門子送收訖李  
元過証一差旗牌任雲等調堡軍二百五十名  
在紅岩採草裝運赴家被賊將張保兒等八名

殺死稱說架梁止報二名王景欒等証一陞正  
安堡指送總兵贊禮科每堡銀九十六兩六堡  
共銀五百七十餘兩李成等收証一認月糧軍  
陳合馬等十五名每名月認一兩二錢計六箇  
月共銀一百八兩走市軍王三驥等八名每一  
市認馬一匹網戶軍孫顯牛等五名每軍月認  
一兩秦雄田上貢孫顯牛等証一正安堡領銀  
委官王雲奉等領到月糧每月索常例銀三十  
兩字識王名証此一臣也險詐異常贓私狼藉

而其大者尤在侵冒撫賞一事蓋報箭初不滿九十枝撫賞歲不過五千兩自本官履任四年而報箭至九百枝撫賞至三四萬矣始而本官教虜索討以共分其利久之虜被本官引壞而益肆其求至於以少報多將無作有而中間之情弊尤難窮詰所當革任提問正罪者也在吳希漢則一軍餉領到挨季照左右中後州兵義兵家丁每哨要銀二十兩惟前哨少要十兩約計三百餘兩字識楊志道過証一所屬四十四

城堡該調鄉導撥夜八十八名半年一更每名常規銀一兩五錢約共二百四十餘兩杜管家過証一前哨千總李惟喬兼管五哨選鋒夥查有力軍士賈虎等二百四十餘名假指馬小壓逼易換每軍要驗馬銀一二兩不等陸續約共三百餘兩百總孫紀等過証一差旗牌湯玉等三十餘名往各村屯假以收斂名色每旗牌先要五兩外仍候到屯月餘不拘收斂屯寨多寡復每名要家小銀十兩挨屯明追較虜充甚約

銀三百餘兩俱楊志道過証一除東西邊臺不  
等其腹裏墩臺五十餘座一臺五軍每軍要銀  
一兩每臺拿一名在城壓逼擡借共該二百餘  
兩楊志道過証一發貨物散與門下有力旗牌  
夜不收替作買賣未及月餘共交銀四百餘兩  
旗牌同楊志道收証一千營班軍一年一更  
千總李惟喬除五哨應更外將選鋒內不應更  
班左等哨有力軍士曲安羊等每名嚇銀四兩  
約得三百餘兩夜不收曹咬二催送証一清河

等七堡每堡認柴木軍吳才興等一十五名約折價銀三百餘兩認炭價軍秦天祿等十名約納價一百餘兩燒炭軍邵祥等十名旗牌黃繼才管領在山不分冬夏燒炭裝運發賣除供用送人外約賣銀二百餘兩俱楊志道收証一每堡調軍金海等八名差旗牌陳國寶管領採木順水擰放至遼陽永智門外木場交與旗牌倪安發賣約四百餘兩拖木到河倒死屯民杜仲奎等牛八十餘隻負屈無訴各屯民証一壽日

中軍官十兩旗鼓千總各五兩把總各三兩各  
哨百總各一兩旗牌兩班各二十兩夜不收兩  
班各十兩併年節端陽中秋歲約三百餘兩俱  
楊志道送証此一臣也穿窬計熟谿壑情深而  
其大者尤在會夷豎碑一節蓋夷方阻貢以挾  
我立碑我卽立碑以求彼速貢自本官挿血一  
盟而未定之界朝入虜中久稽之貢夕報關上  
矣徒爲閭臣解通夷之嘲而竟以

中朝受城下之辱雖傳檄在撫鎮勸駕在巡道而

守道之力阻何以不聽所當革任聽原勘歸結者也若吳世爵則頑童之餘臭猶存烈將之雄風安在一任愛陽將夷參每一斤夷價六兩二錢散各屯民每斤送銀三兩收回另又散與別屯得銀六百餘兩管家張景收証一放屯民出邊竈參回來每送銀一兩五錢一年陸續約有四百餘人得銀五百餘兩楊朝相寇文德收証一放軍民高桐子等三十餘名出邊竈參盡被夷人殺死隱匿未報王奪証一撒價二十兩買

糧屯民不敢受價出糧二百餘石碾米換夷參  
斥歲得百餘金屯民証一屯民佟志祥被草河  
守堡以抗拒修工呈到本官拷治索銀三十兩  
始免寇文德收証一草河白岩子住民高諾爲  
姦情事本官索銀四十兩紬二疋張景王果過  
証一礦徒葉少峯高長山劉華馮思相王承武  
王瀼杞榔等每洞每年指太監收銀五百兩俱  
張景寇文德收証一葦子峪安三打死李二木  
官索銀六十兩免詞沈景陽証一押買旅順等

六堡海味將屯民十四歲女逼賣見今告理未  
果郭丑子証一旅順木場二堡買鵝翎一百副  
屯民買辦不前將房地當買交官郭丑子催証  
一軍士驗馬一匹索銀二兩一年驗有百十匹  
得銀二百餘兩王六兒過証一各屯寨押買羊  
毛綉襪六七百雙每雙與軍扣價三錢約銀二  
百餘兩陳分二証先是舊撫臣於原任帶來者  
如都司高寬等皆以舍役扶作將官然猶聽其  
劫去而獨於本官終愛護之不忍割嘗語鎮道

曰吾見臨終時猶惓惓以本官爲言今見本官  
如見吾兒而不知見之死本官與有力也蓋驍  
勇未見絕人而狐媚偏能惑主所當革任回籍  
當差者也若周大岐則歷任纔踰一載計贓已  
及千金一三十六年春夏兩季折色每軍月該  
四錢止各給銀四分計二箇月除攤官帳實費  
外本官侵用銀約二百餘兩家人周平安張二  
漢收証一三六年秋季折色餉銀四百餘兩  
派令委官任從周買紬段各物及令周平安兩

次取銀共八十七兩當被任從周等告發原詞  
証一挾要把總石應璧還庫銀五十五兩把總  
趙元伯銀三十兩各官親証一目請逃軍錢糧  
齊彥羣等一十二名將見冊軍士樂回奴等項  
充過堂侵餉入已至今未獲一名劉宗証一占  
使操軍劄壯二等七名莊耕種羅九英等十  
五名燒炭王青等八名打感程旺二等十名圍  
打狼磨睡拾鷄兇等物蔡天叙等十名採取榛  
子納價開仲一等五名綻皮賈文德等六名織

纓子巾帽歲約得三百餘兩各軍供証一索倉  
官劉惟一鹽糧規銀十兩武定國屯糧規銀五  
兩商人黃慈等鹽規十六兩青布一塊李國梁  
等時估銀十兩俱周平安收証一平虜堡達賊  
入犯撥兒未時報到本官在衙驗馬索要常例  
至戌時分方始出城遂悞追賊石應壁等証一  
科派軍餉置辦程臘節儀交納地方官員及以  
節令生日科收規儀歲計二百餘兩張二漢等  
証一假意封銀數兩與附近八屯夏季買麥秋

李買糧屯民不敢受銀各歛麥二十餘石糧八十石交進劉苟二收証一縱令家人周得功日領軍士曾汝敬等十名出境捕魚軍士李元日帶網戶崔昂等二十餘名打圍不休跑損馬匹各軍怨聲不敢言喘董玉等証自臣等入境三令五申人知歛戢竊意夙弊可幸一新而周大岐以一么麼備官獨悍然肆行而不顧蓋至石應辟等之告訴初與對移猶覺口硬及各軍一面質而本官乃赧然無一語以應也蓋軀幹

雖有可觀而操持已至大壞所當革任回衛聽  
理者也若郭巍然則舉動已謬於到任之初而  
肘足竟窘於被訟之後一指買官參科剋閭管  
軍士孫海二等七百餘名每名銀一兩共銀七  
百餘兩高繼武証一指謁見索要廳場等七堡  
守堡齊國治等七員每員銀二十兩各保官証  
一下馬巡歷每堡索軍銀二十兩共銀一百二  
十兩軍人高得水等証一差旗下郭勤郭存等  
指稱督陣每軍索銀二錢約銀一百餘兩周方

徐承祖等証一令家人郭根將米豆壓散堡軍  
每米一斗要銀一錢二分豆一斗要銀八分共  
銀二百餘兩家人郭根收証一將稅監及游客  
所散皮金手巾香扇等物轉散軍士孫海二等  
七百餘名指一科二除打發前項人等外仍剋  
落百金入己各軍証一撒散屯民參銀一百兩  
買棟參二十斤每參一斤屯民外添銀五兩車  
担子何二等証一索要臺軍趙打二宋志名等  
堡蜂蜜麻姑木耳乾菜等項數千斤除自用送

人外歲仍賣銀百餘兩王仲義等証一散銀三十兩與一堵牆馬根單散羊峪三堡壓買豆二百四十石徐景成等証一指買

上用參斤發價八十兩散與張守禮等衆軍民挾添銀四百四十兩買參四十五斤徐景羊等証一將低銀二百兩壓借與軍士趙伏于尚功等二百餘名每名要本利銀二兩共銀二百餘兩劉天祿等証當其爲部下所告該道念紀綱所在漸不可長亦姑曲全之而猶意其才氣尚有可

用後臣廷弼以勘地至其境見其人龐然一大物而卑趨之態短後之服顧不類一將官舉動者及臣親詣張其哈喇佃子而本官又畏虜如虎屢沮臣行而臣不聽也蓋號令旣不行於衆軍而心膽復盡折於強虜所當革任回衛示懲者也臣等竊惟從古名將多出襄平間卽弘嘉之際如韓楊諸將代自不乏而今何寥寥也總由三十年來求將必出一門用法唯憑一路剝軍而鑽附者顯榮恤下而自守者擅斥卑汙尾

瑣者喜其順已而引之以爲利能勇足智者惡其偏已而去之以獨專所以貪庸得氣雄雋銷魂求不肖以處之常有餘而求賢者以用之常不足每一念之但有扼腕方今地方緊急需才正殷將領廢閑之中可仗緩急者不可謂其無人臣等亦不敢濫及謹擇其才勇夙著而堪以急用者如原任海州叅將王紹芳滿腹五丘而宿將共推其謀略原任開原叅將今起右翼營遊擊曹文煥橫身一膽而悍虜每問其起居原

任正安遊擊李向日潔守練木而撫夷之恩信  
素著原任錦州遊擊陳九圍虎頭猿背而禦虜  
之權術更優原任都司王汲智慮精詳而兼粹  
白無瑕之守原任錦州遊擊張昌胤德器恂謹  
而負疏通不滯之才以上才品雖人人殊而試  
與吳希漢李如悟輩相提而論其賢不肖相去  
不啻壤懸絕哉然皆借他事以去之而內如王  
紹芳器格才猷居然有大將風無論各道同舌  
亟薦卽詢之諸將慮無不賢知先人者而語及

紹芳輒人人謝以爲弗及也兩任海瀋所至有  
保障功而至今人人願更得以爲將也前按臣  
康不揚人品雖犯公評而此薦寔合輿論若以  
舉主之故而累及所舉之人當此乏才之日有  
一魁然者而不首爲錄用人其謂臣等何臣等  
其謂遼事何臣等又惟今日全才最難惟用其所  
長而護其所短則人無棄才而事有底績開  
原叅將張應種精詳老練久歷行間顧其才獨  
優於整飭戎伍而責之衝鋒陷陣之事或非所

長瀋陽遊擊傅元勲忠實謹慎舉動無過顧其人獨宜於稍緩地方而處之以肘腋夾虜之衝亦終見短今賽虜糾聚於西奴酋睥睨於東開瀋兩路介處其中間而以二臣當之非所以爲地方計亦非所以爲二臣計也查得右屯營自李繼武蒞事以來廢壞已極若以張應種居此必能起廢修葺百廢一新之効而開原須一膽勇爲夷虜所畏憚不無以易曹文煥也鎮武堡自高平大創之後邊境稍緩若以傅元勲居

此必能截長補短收鉛刀一割之用而瀋陽須  
一謀勇爲東西可倚仗者無以易王紹芳也寧  
遠扼西南之要非英勇能戰者不足以當之而  
鎮西備禦管遊擊事劉世傑可使也正安當撫  
夷之會非廉潔有孚者不足以任之而原任正  
安遊擊李向日可使也清河密邇彼酋最難駕  
馭非才勇有機用者未易辦此而陳九國可使  
也鎮江自棄新地患且震隣非謹敏有幹濟者  
未易了此而張昌胤可使也若復州則地在腹

裏稱腴矣法當用廉仁之將而王汲可使也若右翼營則嘗從總鎮征戰矣法當用新銳之將而懿路備禦胡國臣可使也若蒲河懿路鎮西各備禦則取諸中軍指揮中之屢薦而堪用者如分守道中軍楊茂都寧前道中軍祖天壽復州衛指揮劉顯祖皆可使也以上各官皆臣等與地方諸臣反覆商確爲地擇人必其人之可以居此者而後以其地付之內如右翼率領大軍固需勇將而開原孤懸一面尤藉宿威況當

寧爵狂逞之時必用曹文煥以服之虜方畏憚而清河逼處虜穴近自奴爵驕悖以來此地最爲要緊無事則講折逆謀有事則相機堵截臣等察諸將中斷非陳九圍不可用者方今遼鎮西警東虛急在擇才似難以例薦及解任久近相拘也獨有遼陽協守一缺遍查諸將資望苦無相應者夙將中僅一祖承訓而其人已老矣不能復用矣正容嗟躡躇間適鎮臣杜松以一揭至爲薦舉驍將事內稱原任延綏總兵趙夢

麟於二十七年被論聽勘迄今十年未結及查  
本官先於二十四年任遼東前屯協守副總兵  
威名大著而寧前一帶諸酋帖服要將本官以  
副總兵職銜起用隨帶畜養精健真漢內丁五  
百餘名駐劄廣寧有事東西應援截殺得以展  
其勇略又見任延綏寧塞營參將李懷信廉勇  
超羣征倭有功本鎮皆任延鎮本官跟隨勦虜  
奮勇敢先今已歷俸四年堪以陞調副總兵以  
上三官本鎮素所真知若舉薦不當願甘連坐

等情具揭到臣臣等得之喜不自勝夫惟廉勇  
而後知廉勇臣等雖不識李懷信知鎮臣則知  
李懷信矣而趙夢麟則歷廣寧中後所義州前  
屯四任而恩威大著英風偉略今遼人言之猶  
赫赫若贊日事也近來爲協守者地以人裹而  
非有舊望不足以服將吏之心人爲虜輕而非  
有威名不足以恤羣胡之氣況當東虜叵測之  
會我軍單匱之時而藉此內下以資捍禦尤於  
河東大有裨益是趙夢麟當亟以副總兵職銜

起補遼陽協守或用李懷信加陞副將以補此  
缺者也伏乞

勅下兵部覆議上

請將郭濟川吳希漢周大岐郭巍然韋任回衛吳世  
爵韋任回籍內郭濟川仍行臣衙門提問吳希  
漢仍聽原勘勘正施行遺下員缺如寧遠營右  
屯營鎮武堡各員缺將鎮西堡備禦管遊擊事  
劉世傑開原參將張應種瀋陽遊擊傅元勲各  
照見銜調補協守東路副總兵員缺將原任延

綏總兵趙夢麟以副總兵仍帶府銜起補或將  
延綏寧塞營叅將李懷信陞補開原員缺將原  
任叅將今起右翼營遊擊曹文煥仍以原銜改  
補其右翼員缺則將懿路城備禦胡國臣陞補  
瀋陽正安清河鎮江復州各員缺將原任海州  
叅將王紹芳正安遊擊李向日錦州遊擊陳九  
圓張昌胤都司王汲各照原官職銜起補中後  
所員缺應將近日部推原任都司僉書管義州  
叅將事李維喬起補蒲河精禦員缺將定遼左

衛指揮僉事楊茂都鎮西備禦將復州衛指揮  
同知劉顯祖懿路備禦將寧遠衛指揮僉事祖  
天壽各陞補則將領得人而邊疆有賴矣臣等  
一疏之中陞調起用者多至十數人誠惴惴焉  
不勝越俎之懼但念員缺委多不得不補才地  
委不相宜不得不調諸閑將委以才勇久屈不  
得起用且本鎮有人不必借才於異地而邊  
報日急更難乞水於西江事勢所至不得不然  
今本兵固曾撫遼者地爲舊地人爲舊人其於

緩急當不必有知之極深而諒臣等之萬非獲  
已者當不待臣辭之畢矣緣係糾劾貪肆將領  
併議就近酌補以重緊急邊防事理未敢擅便  
爲此具本專差承差王輔京親齋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二月初七日

奉

聖旨兵部知道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

論哈流免捷功疏

題爲飛報捷音事案照先奉都察院勘劄准兵部  
咨該兵科都給事中張鈞思題爲

聖武流昭捷音聲奏乞定叙賞之例特

賜申明以一法宗以昭激勸事該本部題覆今後

凡遇大捷督撫一面照常作速具奏獲功將領

御將首級首從及領兵千把總部下軍丁願陞

願賞造冊呈報巡按御史驗閱巡按本內明開  
出巡某處某日據某將官送驗功某日驗閱

已實功級是否真正首從人員是否正身或陞  
或賞是否情願逐一註於原冊之內辨驗首級  
既明十日之內卽行具奏勘議首從及應陞應  
賞官軍既定卽另造印冊半月之內具奏等因  
覆題奉

聖旨是賞不踰時乃能激勵將士近來各該御史覈  
功奏冊有日久不到的以致奸弊繁滋功罪失實  
何以示勸今後凡遇報捷巡按御史隨卽辨驗  
首級十日內具奏看覈功次一月內具奏陞賞

著併行如延緩過期該科叅治欽此移咨備劄  
前來欽遵外萬曆二十四年四月內又奉都  
察院勘劄准兵部咨該兵科署科事刑科左  
給事中徐成楚題爲虜釁可憂邊警屢至懇  
乞

聖明嚴飭文武將吏及時修備以圖實效事該本部  
覆議各鎮堵殺有功督撫一面據實奏報按臣  
一面卽行查勘務要分別功罪巨細詳明俟勘  
劄一到卽依期回

奏固不宜稽遲以滋弊亦不可忽略以失真等因

題奉

聖旨這所議便行與各總督撫按着實遵行欽此移  
咨備劄欽遵訖萬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  
日臣巡歷至遼陽地方據總鎮標下管坐營中  
軍遊擊事都司崔吉火牌報稱本年十二月十  
六等日節蒙撫鎮并准寧前道牌案手本准蒙  
總督軍門咨牌節據馬蘭路叅將張鳳祥稟據  
尖哨報說捕漢兒達子不曾進邊今在死魯班

哈柞兒屯聚來暉大等換了好馬共七萬餘騎十五前後在喜峰東西進捨又據西路協守副總兵楊元吉報稱捕漢兒帶領精兵二萬犯捨遼東寧前來暉大帶領三萬犯捨喜峰又據蔚鎮馬總兵報稱東虜黃台吉傳說大小頭目滾毛等共調十萬明說犯捨廣寧暗說進捨喜峰等口又親見都令等各家達子五萬在鐵力屯聚等候黃達子到來於十二月二十前後犯捨前項地方隨該軍門看得夷酋來暉大等沿邊

窺竊未一創懲故益肆猖獗糾合東虜大舉入犯建昌河流口地方當卽拒退據報未散無非再圖一逞若該鎮厲兵秣馬聲言直搗各酋巢穴彼必急回自顧可立孤來酋之勢而薊鎮又可得相機勦處以彰

國威犄角牽制又蒙兵部題稱遼鎮若能募集敢死士萬人從外邊山後搗其巢穴則東虜狼顧薊賊必潰先聲奪人貴乎神速此遼之撫鎮所當急圖者也有鎮守杜總兵挑選戰兵陸續西

發於二十一日統領軍職等官軍丁夷起行又  
蒙巡撫李都御史差原任備禦宋國賓齋銀伍  
百兩隨營犒賞三軍鼓舞士氣寧前兵備馬副  
使整點兵馬督發征戰戶部何郎中給發行糧  
士飽馬騰鎮守杜總兵懸賞銀牌以示激勸遂  
兼程前進二十三日馳至連山驛分布一字陣  
申嚴號令差官解寬謝大臣等齋執紅藍旗監  
督正兵各營路旗鼓千把總史光裕王澤等統  
領精壯家丁內兵降夷降倭三千名并撥前塘

傳探直搗巢穴攻其必救以解聚犯鎮守杜總  
兵帶領卑職弁差官李明元羅孔時等齊執藍  
旗催督署左右翼營原任遊擊李維喬單盡忠  
及調各營路副總叅遊等官李芳春等各官兵  
爲二字陣結營聯絡分撥後塘傳探於二十四  
日未時分從寧遠中左所長嶺山堡平山臺出  
境馳至地名哈流兔離邊二百五十餘里前賊  
知覺舉放煙火吹掌感築聚集精兵執打坐纛  
擁衆迎敵喊聲震地鎮守杜總兵督兵前進激

賞銀牌復申號令嚴諭三軍當効死力以報

朝廷之恩以報河流之讐我兵奮勇勦殺衝斫數  
陣賊見勇猛敗遁騰山我兵乘勝追殺趕至巢  
穴在陣斬獲首級一百四十六顆得獲達馬夷  
器等件於二十六日子時進境等因稟報到臣  
卽牌行分巡道嚴行查勘續於三十七年正月  
初七日又據程吉將前項首級差官劉恩呈解  
到臣該臣隨出白牌嚴諭獲功人員有割取漢  
屍抵充虜級以女作男以幼作長臨驗彼此轉

換希圖重復混冒及仵作徇私將老幼首級妄報長壯併將首級有炙疤網痕者報無疤痕查出俱依軍法細打問罪於初八日臣公同分守遼海東寧道右叅政謝存仁於都司衙門將各首級從公細驗得斬獲首級一百四十六顆內秋克太斬賊首瓜兒兒恰首級一顆阿都害等斬餘賊首級一百四十五顆俱皆長壯並無疤痕亦無婦女及審首從人員俱係正身所獲達馬五十六匹盈七十八頂甲八十二副夷器等

件聽督撫分發應陞應賞等項已經案行分巡  
道查覈候督撫會

題部覆行臣覈實俟勘劄至日依期造冊另行具  
奏外據本年正月初四日整飭寧前等處兵備山  
西按察司副使馬拯稟爲夷情事內稱廣寧大  
兵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到中左所二十四日宿  
長嶺山堡兵馬夜間出境勦殺拱兔營內達賊  
一百四十六顆已經稟報外爲照夷酋拱兔原  
係款和夷人今旣殺他達子誠恐結連犯搶情

由到臣臣聞拱兎於諸酋中最强顧其人可以  
理諭而不肯輕動但一動而其兇悍遂不可制  
自寧前撫賞以來沿邊部落零星小竊歲時有  
之而本酋自家近頗安靜與他酋之朝受賞而  
夕搶掠者不同今既被勦勢必復讐寧前卑弱  
勢必難支該道深憂苦慮愁蹙向臣血淚欲墮  
臣爲之惻惻心動但拱曾者挿漢之屬也於寧  
前雖爲款和而於薊門實爲助逆督撫叙疏謂  
其受撫於東助逆於西而比之於附他犬以吠

主非不知其款和於遼而遽開此釁也是時急  
在薦門以速解

京師肘腋之危不得不緩在寧前以暫收案上眉  
睫之効兵部有議軍門有谷撫鎮計定而後行  
非該鎮輕舉妄動而好逞於一擊也身提重兵  
深入虜境唯敵是求何分款逆虜既已整兵而  
來我豈得按兵不動慮不及顧勢不並存勦殺  
之外更無別法亦非該鎮可以歇手時也以寧  
前之極敝而復加強橫忿恨之虜該道之憂憂

在生靈而該鎮不必過起嫉功之疑以遼左之  
積弱而忽振張皇克詰之威該鎮之功功在封  
疆而該道亦不必過執啓饗之說爲今之計唯  
有亟行叙錄以鼓將吏敢戰之心嚴加防禦以  
捍地方蹂躪之患鎮道同心文武協力共圖所  
以待虜之策而已矣近據邊報東虜頭目燒大  
成把兒台吉等因搗巢之恨會合來畧大等共  
選精兵萬餘准在二十前後犯搶遼東寧遠東  
西一帶地方報讐又據走進回鄉人口稱有近

邊住牧屬夷兀魯孩廝等酋因裏邊兵馬搗巢  
殺他達子各將部落牛馬北移仍調人馬四五  
萬准在二十前後犯捨寧前地方報讐等情據  
此是該道不幸而其言驗驗且速矣夫以緩薦  
之故而忽開遼鎮之兵端以來蟠二酋之故而  
盡失東虜之款志來會之勢未見立孤而反益  
速其合東虜之情未見內顧而乃更觸其兇三  
方未收犄角之功而一處先虞剥膚之害此在  
老成籌邊者自有成謀定畫非臣愚蒙所能測

識但當此胡騎東紛西擾之際正是文武同心戮力之秋而二臣者各因公事竟成私怨大開痕迹頗費調停虜方飲馬於長城我則操戈於同室疆場之事亦復何賴此臣之所以日夜深憂而莫必其後者也舊例臣衙門驗功十日之內止於具本題

知今二臣既有異同之論漸成水火之形而醜虜又有報復之舉人情洶洶大可危慮臣亦何敢第循故事而不據實以

聞代請

明旨爲地方解紛排難耶伏乞

勅下兵部轉行督撫衙門嚴諭該鎮總兵杜松該道副使馬拯務以封疆爲重虛心平氣商求目前所以待虜之策毋徒各逞私忿以誤

國家大事使今日一場功勞爲異日一番罪案則二臣幸甚遼左幸甚再照重賞之下必有死夫邊方士卒非我孝子順孫有賞則勸速賞則速勸此自人情之常遼兵十數年來不敢言戰一

且有哈流兔之捷各軍沾沾然遂矜爲奇功若以十數年所未有者而我等一旦得之必可朝驗級而夕受賞矣其望報之速蓋如此而不知部覆行勘勘覆行賞

恩出

朝廷非邊臣所敢專也近者撫臣以衆志難拂銳氣難沮不得已從權量借以少答其望而密聞軍門又有調還各軍似有必得金賞而後肯出門之意夫古人仁義之師固有不待賞而勸者

此在該鎮當勉三軍以大義少俟月餘以存  
朝廷勘賞之法而至於虜衆報讐旦夕且至仍是  
舊將舊兵用命之日所以使之鼓舞感奮而再  
收無前之績者亦存乎激勸之早耳此則

廟堂之事非臣所得言而軍中有此情景不敢不  
以併

聞者也緣係飛報捷音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  
差承差張可觀親齎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

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該本部覆奉  
聖旨是